

■秋味

秋香记

□绍汽集团 钱科峰

一夜秋风，金粟遍地。几天前，馥郁之气还时有时无，转眼就千树万树满挂金串，秋天的第一缕香，非桂花莫属。

秋韵，除了银杏泛黄与秋菊展蕊，便是桂花飘香了，三分秋色有其一。杏可观色，菊能赏形，桂则多与嗅觉发生关系，不见树影婆娑，先闻芳香阵阵，幽远而浓烈，熏蒸而淳越，这自然界的报秋者，除了候鸟南渡与寒蝉凄切，想必桂树是最踊跃也最敏锐的了。只一夜，尽吐芬芳，香云连天，套用陆放翁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句子，何其贴切也！

作为花中月老，广寒宫中的圣物，天生自带仙气，倒是吴刚不解风情，砍了又砍。儿时，读不少的神话与传说，误信月中有嫦娥，每临中秋月圆之夜，望月良久，嫦娥与玉兔倒不曾见得，影影绰绰似有枝叶桠杈。此时若有桂子扑簌，有暗香浮动，有疏影横斜，有逸思千里，便满腹都是“月中一应灵异，待向仙娥觅种栽”的诗意。

桂花已是寻常物，不必去公园寻香，不必去山野驻足，小区楼下遍植的不是香樟就是桂树，休闲步道的两侧也常有桂树林立，这城市的秋天也是冲天阵阵，落花不断，让人感觉如同跌入蜜缸，呼吸之间，满是甜蜜的味道。若在以前，勤劳的主妇必不容错过这秋香的收割季，桂树底下倒置撑开的阳伞，摇动金灿灿的桂枝，打落无数桂子，待阴干后，制成茶糕，无论是冲沏品茗还是花糕入口，都是原汁原味的清芬，沁人心脾，唇齿留香，这个秋天，也就深藏于胸腹间了。

如今，美食既多，吃货们早已不再留恋于传统桂花制品，反而更在意返璞归真，更在乎吐纳清芬的那种感觉。在离城二十余里的大香林，原是一处小山村，只因散落着千年桂花林，寻香之人便一拨接一拨，人气一旺，商机也就显现，自然发展成了景区。每到金秋十月，这片桂花林总是人头攒动，树下的小竹椅变得十分抢手，品茶闻香，任由桂子满怀，桂香附身，这种天然雅趣几乎成了城里人的赏秋标配。游客太多，难免嘈杂，不太符合“人闲桂花落”的诗境，故我从未在桂花满院时涉足其间；还是徜徉于曲径通幽的街路上，听听花落的声音，闻着初秋第一缕香，让心神宁静，让精神放飞，岂不妙哉。

从不喜欢刻意去寻一段香，我更喜欢无意中的发现与惊喜，就像初春里猛抬头已是樱花胜雪，夏季里一侧耳传来蛙鸣声声，秋风中飘来馥郁清香，寒冬里忽见梅枝泛红。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景物，却在意料之外到来，内心的感触与感动，才是最本真的，默念一句：四季轮回，万物有灵，真好。

闻香识初秋，记住这初秋的第一缕香，记住这低调的空气中的无限蜜意，于是不免诗兴又起，赋《秋思》一首记之。诗曰：“露从月华稀，风动秋草萎；瑶台清芬落，蟾宫馥郁奇；推牖起幽思，香屑难自弃；金粟随佳酿，天地满清气。”



□特约插画师 李路平

■感悟

竭尽所能，做个普通人

□平湖天龙汽运公司 格里梅

不得不承认，从小我就是那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玩儿似的，成绩贼好。做家务一把好手，尤其是打猪草，方圆几里地都有我和我姐的传说。上世纪末的那个夏天，学校敲锣打鼓送喜报到家时，我还在山的那边打猪草，全然没有中考状元披红戴绿的心理铺垫。

女儿今年9岁，关于梦想，她已屈指不可数，医生、老师、舞蹈家、音乐家、明星、公主……且还在不断更新中。可笑归可笑，但真是羡慕她。我9岁时，“梦想”二字还写不利索。顶多算有些幻想吧，云雾缭绕的山那边，会不会有神仙？黑幽幽的山洞里，真的有巨型蛤蟆？沿那条路一直走，真能到四川？连绵起伏的群山，造就、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

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我想我不是乐山，而是，我的世界只有山。叛逆期仅有的一次离家出走，也只能往山上走。当然走远是不敢的，只能不远不近地躲在石头堆里，隐隐听到山下猪叫，眼看日头要从山顶掉下去，无人呼唤无人寻，怎奈腿脚酸麻，肚子咕咕叫。能屈能伸的少年妹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叼着狗尾巴草，默默晃回家，假装一切未曾发生。

童年早早地结束于多年前那个秋天。母亲的早逝，父亲的严厉，小小的身体充满悲痛的力量，拼命念书，成了唯一的寄托。时至今日，我仍困惑，究竟是童年治愈了而今的我，还是我一直都在治愈童年。

挣脱高考的藩篱，山里的凤凰梦想仗剑走天涯。几个文艺小伙伴，结伴填志愿，大笔一挥，尘埃落定，“新闻学”。对于位居全国前茅的其他专业，或财经，或政法，或师范，那时也不知，不知也不问，问了也不懂，懂了也不屑，一心当记者。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深埋多年的理想的种子，似乎在那一刻，被阳光、雨露和氧气的完美比例激活。

青春是用来浪费的，理想是用来幻灭的。大学四年，没心没肺，快乐而茫然，伴随着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，放飞与挥霍。偌大的武汉三镇尚未踏遍，怦然心动的人尚未遇见，各奔东西已然在眼前。

走出校门那一刻，是纸媒日渐落寞的开端。新浪搜狐人人网，互联网异军突起，信息化扑面而来，曾经仰望《南方周

末》的光与热，其力量与气场，也逐渐只存在于新年寄语中。酷热的武汉，面临毕业的愣头青，迷茫地穿梭在汉口武昌的公交车站之间。《长江日报》新闻部，三个月实习期，算是对曾经记者梦的潦草交代。白天跑社会走现场，晚上加班写稿，改稿再改稿，掐着Deadline发送邮件到责编。合租的小屋内，徒有四壁，几个妹子四仰八叉，席地而躺，全身心感受武汉三伏天的热浪，焦灼谈论实习结束后何去何从。在酷暑难眠的夜里，我们端来自来水，浇洒在四面墙上，以此降温，并以此娱乐。多年后，散在天南地北的那些花儿草儿，从事不同的行业，写着相同的报告与总结，干新闻者，寥寥。

经历职场沉浮，初生牛犊的豪情冲天，各种耀眼的职业理想，逐渐照进现实，钱多事儿少离家近，成了殊途同归的愿望。传统家教下的80后，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，被教育得明明白白。成家、立业、生子；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。竭尽全力，我们终于活成了芸芸众生的模样。

据说，人的一生要经历三次成长。第一次是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。第二次是努力之后，接受自己终归是普通人的事实。关于第三次，一切正在进行时。

身边的挚友，都是从山里出来的。从小吃苦，自立自强，三观比五官还正。远离大山，全靠相互扶持。我们自嘲为置业互助团。“买房，借点钱”，二话不说，2000块转过去。那时月工资1500块，卡上仅剩一个月生活费。“买房，钱不够”，预留半年房贷，余额全部转过来。更有甚至，将全部资产精确到百位，全力以赴彼此成全。不用过多言语，二三十年交情沉淀下来的信任和情谊，比房价还坚挺。危急时刻，朋友的拔刀相助，能让人热泪盈眶。

我们一直踮起脚尖在努力，房子越换越大，车子越换越好。这一切，有的人出生就是标配，有的人却为之奋斗一辈子。这就是生活的真相。第三次成长就是这样吧，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虽竭尽所能，也终归是普通人。但一百个普通人，也有一百种活法，我选择最滚烫的那种。

生而平凡，爱自己所爱，过自己喜欢的那种日子，活成自己喜欢的那种人。



自由来稿

到苏步街 饮宋朝的月光

□伍岳

青砖黛瓦，木门吱呀，三角梅旁逸斜出，对于生长，从来不挑三拣四，一首宋词在院落里滋生。一条老街，嵌入南康这座小城，仿佛从宋朝才开始被人命名，从苏东坡南谪，途经此地访问隐士田辟后，才被载入史册。

街内小巷纵横，有商家巷、福寿巷、棣巷、肖家巷、步蟾巷、省元坊等，古朴的建筑保留着岁月的余韵。其内完整保存了民国建筑、岭南骑楼、庭院牌坊，历经岁月洗礼，屹立不倒。

一对门环，斑驳了几代人的掌印，雕花的屋檐下；一个背影，徐徐伫立，扣响历史的回音。如果，你有幸来到此地，大可抚摸一回木门的纹路，在厚重的触感下，无须分辨前世与今生。

街口客家酒酿，是客家人迁徙于此留下的一个墨点。十里酒香，字号或许很老，三五老友在月夜对饮，不小心就把宋朝的月光一饮而尽，讲述着上个世纪的故事，用一口浓厚的乡音。

一座制药厂的后院，被改造成了停车场，只留下一株枫杨的老，拽出一场落日，记忆荡出了世人的视线。弹花匠收起了弹弓，箍桶匠把上个世纪的繁盛箍在了自己的手中，磨剪刀、磨菜刀的声音被“老一面一馒头”那拉长了音调的叫卖声所取代。街巷中间人影攒动，老并不语，人们已经不再前往取水。

老街的时光，被围坐在一起谈天的几位老人紧握着。以前的时光很慢，慢到能够数清白发的生长，拄杖的手每一次颤抖，都伴随着一片瓦的松动。老屋经历过坍塌、改建，也无法让他们松手，直到他们把一生完整地还给这片土地。

我默默走着，老街的老是透明的，一块块磨得晶亮的青石板和暮色会加重这种透明感。夕光像滴答的秒针，指向一处神秘的所在：屋脊上的猫弓着背，弯曲了一段老街的故事，瞳孔中有无法辨识的深邃。我的脚步，不足以让它添加重音。

古建筑的修复，需要修旧如旧，这是对时光的尊重。当日出时分，阳光似一层金纱披下来，街道逐渐苏醒，木质的屋檐熠熠生辉，苏步街正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。